

肥丁◎著

# 鬼神工

一个有着神工慧根的奇人，  
凭着整容换术游走在朝权之间，  
不料，卷入一场场宫廷内外的纷争，  
窥探到宫廷的奇闻秘史的他，能完胜归来吗？



广西人民出版社

网络奇人 惊悚悬疑小说霸主**肥丁**，

蛰伏三年，再度出手，用神来之笔，  
描述了一个走火入魔的**天眼奇人**和一段神秘诡异的**清末奇闻诡事**

**慕容雪村**大加赞誉：不容错失的“一场阅读盛宴”

**安然 莲蓬 红娘子 沈醉天**  
**老家阁楼 大袖遮天**

**悬疑名家**  
**鼎力推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附身 / 肥丁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219-06833-3

I. ① 鬼… II. 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20834号



责任编辑：林晓林  
 封面设计：林晓林  
 版式设计：林晓林  
 文字编辑：林晓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宁市  
 邮编：530008  
<http://www.gxpp.com>  
 印张：18  
 字数：250千字  
 2009年11月  
 2009年11月  
 ISBN 978-7-219-06833-3 · I247.5  
 22.80元

广西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鬼斧神工 / 肥丁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219-06623-2

I. 鬼… II. 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080634 号

---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项目策划 白竹林  
责任编辑 白竹林  
责任校对 林晓明 唐柳娜

---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623-2/I·1211  
定 价 22.80 元

---



引 子 .....	001
一 偶语破全生 .....	004
二 佳人怀鬼胎 .....	012
三 白刃向骨肉 .....	016
四 落难困家村 .....	020
五 地狱众生相 .....	023
六 花香性自恶 .....	034
七 入住云宝斋 .....	044
八 地窟藏怪人 .....	054
九 冥冥之中有定数 .....	061
十 以邪术驻颜 .....	072
十一 妙手织残体 .....	084
十二 机关算尽终被破 .....	092
十三 人皆养子望聪明 .....	099



十四	诡异青阳教 .....	105
十五	拨开迷雾 .....	114
十六	调香秘术 .....	128
十七	置之死地而后生 .....	136
十八	宝藏 .....	144
十九	鬼魅洞窟 .....	156
二十	地下神殿 .....	166
二十一	女王的密码 .....	174
二十二	终极怪物 .....	184
二十三	以命换命 .....	196
二十四	宫阙秘闻 .....	206
二十五	长生道 .....	223
二十六	美之道 .....	237
二十七	最后一个秘密 .....	244
完 结	.....	252





北京城有一条极古老的胡同，名曰三尺大街。意思是胡同宽窄也就三尺左右，前后十来米，南北走向。许多年以前这里店铺林立，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北京人爱凑热闹，所以越是热闹的地方也就越热闹。胡同口把着一间茶馆，当时高朋满座，三六九等各色人物往来其中。很多年过去了，昔日繁华再也不见，如今这个地儿已面临拆迁，用蓝色铝皮墙画地而围，满目疮痍，夕阳斜照，只见杂草随风而抖。

每到黄昏，必有一小伙子推着轮椅在此地转悠。轮椅上坐着个行将就木的老太太，一身黑衣，拿着拐棍，眯缝着眼，从不说话，只是让自己的孙儿从这儿推到那儿，还要缓要慢，晚霞映在老太太脸上，显出一种病态的红。茶馆倒闭于解放前，据这老太太自己说，她是见识了这里最后的繁华的人。百年沧桑，红尘万丈，古城是中国的缩影，茶馆呢，又是古城的缩影。

老太太的喉头呼噜呼噜作响，有口老痰总憋在那里，要想知道她说什么，得竖起耳朵听。

我那时候还是小女孩呢，清纯烂漫，经常和老父亲来这儿喝茶，我还认识这里最后一位掌柜的。那是个老好人，不笑不说话，邻里邻居的，赊欠个茶费啊点心费啊，也不急着追，全凭自觉。那时候，北京城能人也多，我就在茶馆里见过说书的老前辈何六、唱大鼓的小彩舞……这能人但凡有点本事，为人都很怪，用现在话说，叫有点变态。比如说那个合家班唱小生的“小骨头”偏偏喜欢用浓茶泡米饭吃。这还不是最怪的，最怪的是一个乞丐。这个乞丐，整日披头散发，一身烂衣烂裤，就缩在茶馆的墙根那里。老掌柜

的也是好心，每天总拿了剩饭剩汤打发他。那乞丐呢，许是个哑巴，也不道谢，给了就吃，而且从来不抬头看人，满头的乱散发下，任谁都看不到他的面孔。有人就劝老掌柜的，一个臭要饭的，打发出去也就算了，在这窝着，耗费粮食不说，还耽误您生意不是。掌柜的一听这话也就笑笑，从来不提撵那乞丐的事，而且但凡自己有口吃的，就绝饿不着那乞丐。你说，怪不？后来，大家就习以为常，可掌柜的老婆又不愿意了，那娘们可是有点虎性。老掌柜的被逼无奈，在众人面前第一次说到那乞丐的身世。他这一脱口，当时就满堂皆惊。

那乞丐居然当年也风光过！还得过老佛爷的嘉奖呢！真真的黑白两道全趟。茶客们一听这话，全都疯了，其时正值解放前期，改朝换代日月新天啊，那些老历史都已成为红尘云烟，没想到今儿还能看见这样的老古董。大家都挺好奇，就想直接和乞丐聊聊。倒是被老掌柜的给拦了下来，说这乞丐脾气很怪，只要自己不想说话，那就算十年八载也绝不开口。而且此人还有个禁忌！其他人都非常好奇，纷纷询问什么禁忌。

老掌柜的神秘地说：“不准看他的脸！”

不准看他的脸？

这还真有点古怪！人生在世，生且净未丑，上至玉树临风巧笑倩兮，下至奇丑无比的敲钟人卡西莫多，是人总得有一张脸吧，就好像名片、标志一样。为什么不能看他的脸呢？就算丑又能丑到什么地步呢？当下便有好事者，心痒难耐，便想去看看个究竟。老掌柜的脸子当时就拉下来，说，我说不说，你们偏要我说。现在我说了，又惹下了这样的事端。你们要是还认我，还认这茶馆的老字号，就不要扰了那乞丐的清静，不然，莫怪我这老好人翻脸。

好事的只好悻悻作罢。而那乞丐置身人群之外，恍若无物，悠然自得面朝墙睡得正香。

还真有那好奇的主儿，这天晚上后半夜，就顺后墙翻进来，一路摸到茶馆里。提起灯那么一照，果然看见乞丐在睡觉。他蹑手蹑脚走了过去，慢慢蹲下身子，颤抖着手去捋乞丐脸上散乱的头发。不知怎的，突来一团压力，这小子紧张得喉头颤动，小心翼翼地吧头发捋弄干净。这一看不要紧，鼻子



差点气歪了，这要饭的居然戴着一副假面具。那张假脸粗糙无比，仿着戏台上的脸谱，用彩画得乱七八糟。那人深吸一口气，开始往下摘假脸，别说还真让他干成了，那假面具吧嗒一声落在地上。此时乞丐的脸朝下，那人无奈，只好放下灯，自己趴在地上，探头去看。

据老掌柜的后来说，他听到了一声惨叫，急忙翻身坐起，跑到前堂。只见大堂里正门大开，乞丐早没了踪影，还有一个人傻傻地坐在地上，口水鼻涕糊了一脸，眼睛直直的，早已吓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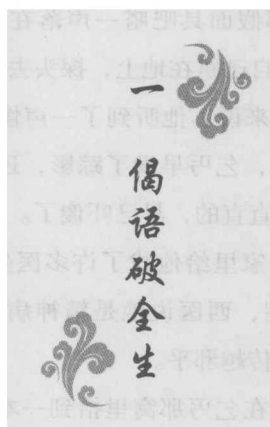
后来啊，这人家里给他找了许多医生看过，什么中医西医，都没用了。中医管他叫失魂症，西医说他是精神病。到底他看到了什么，人们不得而知。反正事情是越传越邪乎。

据说老掌柜的在乞丐那窝里拾到一本黄皮小册，里面你猜都是什么，是一张张手绘的栩栩如生的脸，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小孩。书皮上用朱笔提着小楷写了四个字：鬼斧神工。

那乞丐后来怎么样了？这我就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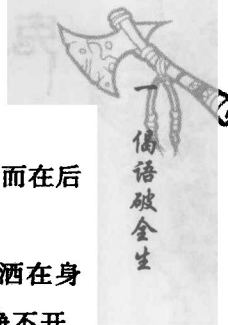
你问他叫什么名字？我倒是听老掌柜的说过一次，好像叫什么尔德，对，陈尔德！





老北京城有个唱戏的三开班。班主姓陈，名为宝铭。这人生来凄苦，一脸的苦相。十岁上下父母双亡，净身出户，被卖与陈家，随了人家的姓。陈家老太爷赐名宝铭，这就算成个堂堂正正的人了。陈老太爷家产巨富，可膝下无儿无女，收养了陈宝铭，一开始还真当亲生的养。可不到一年，两个小妾先后有了身孕，接连生下两个大胖小子，陈宝铭的地位也就直线下降。从正房赶出去，和下人一道，干起了杂活。陈老太爷本是个老好人，可那几个妾室，却把陈宝铭看做了眼中钉。一次，二太太的珠子丢了，偏偏诬赖说是陈宝铭偷的，果然也从他的房间里搜了出来。陈宝铭明知是诬陷，可自己人小口薄，怎么也掰不过人家大腿。

陈老太爷暴怒，让他罚跪，不准进食。寒冬腊月，小孩子就穿一身单衣，跪在大雪中，手端搓衣板，搓衣板上放着一盆冷水，手只要一哆嗦，水就溢出，滴在身上，凝结成冰。其时正值大年夜，前屋里热闹非凡，红灯高挂。



主子仆人，十几口子守着热乎乎的炭盆取暖，互相拜年说着过年话。而在后柴房的空地上，孩子早已成了雪人。

到了后半夜，陈宝铭再也支持不住，双手一颤，一盆的冰水都洒在身上，整个人就晕死过去。孩子就感觉全身虚脱了一般，眼皮子再也睁不开。如同溺水之人，慢慢滑进深不见底的冰窟，一直下沉，身外虽冰冷刺骨，可体内却暖如春阳，进入一种病态的愉悦境界。

就在将死未死之时，多亏了陈家的老厨子，他到后院取柴火，一眼看见冻僵了的孩子，眼泪当时就流下来了，忙过去把孩子抱回屋里，烧了一盆火炭，又打来一盆冰雪，把孩子全身脱光，用雪不停地搓揉活血。当时的陈宝铭，也就一口气吊在胸前，脚踏鬼门关，总算悠悠地打了个圈转了回来。醒来之后，发现是老厨子救了自己，哭着给磕了三个头。老厨子叹口气：“宝铭啊，你是好孩子。我不能眼看着让老陈家生生把你祸害了。我有条出路指点给你，不知你愿不愿意。”

陈宝铭瞪着大眼睛看他。

老厨子用火杈子通着炭火说：“我有个侄子现在做戏班，你如果想去学，我可以让我那侄子和老太爷商量，买了你的。”

陈宝铭一个劲地点头：“我愿意。只要能离开这里，做什么我都愿意。”

老厨子说：“你可得想好了。学戏那可是真苦，而且是下九流，一辈子也就是个下等人了。”

陈宝铭又给老厨子磕头，边磕边哭：“你老人家行行好，就让我离开这里吧。”

老厨子没说话，只是看着一盆火红的炭火发呆。

转眼过了年，庆喜班的杨班主到陈家登门拜访，一下排出一袋大洋，指名道姓要买孩子。毕竟父子一场，陈老太爷把陈宝铭叫到近前：“孩子，你真想去吗？”

陈宝铭点点头。

陈老太爷把大洋给推了回去，眯着眼睛长叹一声：“孩子你领走吧。”

从此，陈宝铭入了庆喜班开始学戏。这日子就苦了，从基本功开始，压腿下腰翻跟头，吊词学唱腔，但凡出了一点岔子，杨班主的硬木板就敲了

去。这杨班主四十上下，没有妻室，是个戏痴，对戏那是精益求精，容不得一点错，而且以虐待孩子为乐，戏班里净是半大小子，也抗糙，班主的木板子经常劈头盖脸地打下来。陈宝铭资质平平，学戏极慢，一般开蒙的戏，如《二进宫》、《三娘教子》一类老腔老调的玩意儿，常人几天就会了，谁知就那四句老腔，副班主教了多时，陈宝铭还是不能上口。杨班主气极了，捡起石子塞在孩子嘴里：“今天必须唱会！不准把石头吐出来，但凡差了一点，就不准吃饭！”

陈宝铭练了一天，满嘴都是血沫子，还是不得其法。杨班主发了狠，抄起硬木板打起了手板，不一时，孩子双手就血肉模糊，班里其他孩子都围了过来，可谁也不敢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啪啪啪的打手板声一直在院子里回响。

经过多年的苦练，昔日的孩子也慢慢长大，陈宝铭历经了几个戏班，换了数个师傅，挨了无数的打，遭了无数的罪，终于小有成就，自己用多年的积蓄开创了颇有名气的三开班，自己做了班主。他从不打孩子，全班百十来口，人人都照顾到了。一生的心血，都耗在班里。

到了三十岁时，陈宝铭娶了太太，名为陈阎氏。两人婚后五年，女人才有了身孕，眼见就要生产，陈宝铭便到郊外宝莲寺去求平安签，谁知签子落地，却是大凶之相，当时就懵了，急忙把签给寺里高僧求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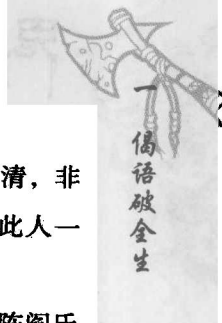
高僧手持命签看了看，随手放在一旁，闭目不语。陈宝铭急忙问道：“大师，求您给我看看。”

高僧说道：“富贵由命，成事在天，自有定数。早知道，并不能解困，反而徒增烦恼，施主又何苦执著呢？”

陈宝铭叹口气：“大师，我是凡人，不懂您老说的什么执著什么顿悟。我这人一生命苦，从小父母双亡，一辈子苦熬过来，什么都见过什么也都经历过。人过三十不为夭，就算我现在死了，也没什么遗憾。我现在只求老陈家世代安康，子子孙孙过得太平快乐就好。”

高僧点点头：“也罢。施主，此签怪异！依签所占，你应该有一个女儿。只是这签上的凶相，不是落在女儿身上。”

“那是？”



“落在你外孙子身上。从签上所看，你这外孙子阴阳莫分，混沌不清，非人非鬼，又似魔似妖，一生尝遍奇遇。恐这冤孽就落在他的身上。此人一出，恐怕也就是你的大限之日了。”

陈宝铭听了这话，心里很堵，磨蹭到半夜喝个醉醺醺的才回家。陈阎氏挺着大肚子，立在门口等自己男人。陈宝铭本是个厚道人，从巷子里拐出来，老远就看见自己妻子，心头说不上什么滋味，长叹一声罢了，时运时运，这国家都风雨飘摇，说不定哪天就亡了国，我还怕什么报应怕什么因果。

想通此节，又记得高僧临行前奉送的四字偈语：活在当下。顿时灵台清明，心中鸟语花香，一扫阴霾颓废之气。自此以后，戏班里的事也放下不少，一门心思地照顾媳妇。

转年，到了春暖花开日，陈阎氏顺利生产，果然产下一女。陈宝铭为女儿这名字左思右想，遂起名陈妙香，名中隐隐有禅宗佛意，下意识是让自己女儿日后当个姑子，遁入空门，这样就不能嫁人不能生产，自己也就保后半生清净。陈宝铭打的好算盘，请来精通女工的婆子老妈，便把陈妙香给养在深闺。几道堂口都派了家人看护，严令禁止自己的女儿出来。

陈宝铭是唱老生的，在京城里也算一角儿，为人一向厚道，梨园里也交了很多朋友。经常三五知己相约一起，谈昆曲论皮黄，说到兴处，皆取酒豪饮。同光十三绝后，戏圈里又出了醉八仙，老生陈宝铭赫然其中，名声又是大震。

自从得了女儿之后，陈宝铭的事业是蒸蒸日上，想什么成什么，干什么火什么。三开班也鼎盛一时，大有和谭鑫培谭老板的三庆班分庭抗礼之势。这一天，陈宝铭正在正堂饮茶，就看见家人来报，说是请来的客人到了。他看看天色不早了，就吩咐下去，在院子里摆下酒席。这时，只听得门外哐哐作响，进来几个人。为首的是个大个儿，是唱武生专攻架子花脸的银福。后面两个一个是唱花旦的名角小衣一个是唱青衣的角儿小六九。三人身后还跟了一个人，穿着古怪，披着一件厚厚的宽大披风，头罩罩得很严，只开着两个洞，可以看到一双蓝色的大眼睛。

陈宝铭看得稀奇，问道：“这是哪位朋友？”小衣大笑：“是我一个朋友，特别喜欢陈老板你的戏，想要拜你为师呢。”陈宝铭赶紧站起：“这话怎么说

呢。快快请坐。”那人倒是很客气，双手抱拳，深深鞠了一躬，一张嘴说话倒是把陈宝铭给吓了一跳，此人的腔调极怪，曲里拐弯：“陈老板，小人很是仰慕你，想拜你当个师傅。”说着，慢慢把头罩褪掉。

陈宝铭一看，心里就是不喜。

原来是个洋人。黄头发、白皮肤、高鼻深目，一双蓝汪汪的眼睛。看上去倒是很虔诚很有礼貌。

小衣说道：“这位是米斯特先生，大英帝国的人。很是仰慕中国文化。在戏院里看过几次陈老板你的戏，觉得特……”

“cool。”米斯特接道。

“啊，对，就这个酷。尤其是你那左右摆头甩双鞋的绝艺，更是喜欢得不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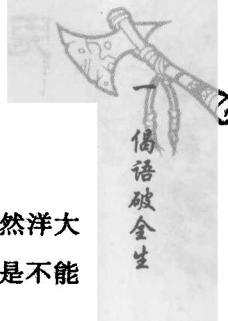
“哼！”陈宝铭闷哼一声，“算什么绝艺！那点皮毛岂是十多年工夫而成，是活生生打出来的！洋鬼子想学，你问他能吃得住这个打吗？”

小衣刚想再说，陈宝铭一摆手：“小衣，你怎么和洋鬼子混在一起了？他们都是……”他知道米斯特懂中国话，后面那难听的就没说。

米斯特说：“陈老板，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说我们洋人都是阿猫阿狗变的。我觉得这是种族上的敌视！我们英国人也有一些shit认为黄种人低劣，可我并不赞同你们这种看法，在上帝面前，众生平等，无所谓高低之分。再说，贵国京剧也是一种戏曲艺术，而艺术是没有国界的。我诚心诚意拜师，就是想消除英国和中国之间的隔阂。”

陈宝铭沉吟着，手里不停把玩着一个粗糙的葫芦。小衣把他拉到一旁，低声说道：“我说陈老板，现在这形势你得看清。大清国显然在洋鬼子的枪炮跟前挺不了几时，我们这小家小业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完蛋了，找上米斯特就算是傍上一棵大树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为了你的玩意儿，为了咱们老祖宗留下的玩意儿，有时候就得委曲求全，你说是不？”

陈宝铭心思就活了，现在眼看的满大街趾高气扬的洋人。听说天津等地也都相继开辟了洋人租界，尤其那紫竹林租界区，就算府台大人到了，也得递帖子搜身，搔眉搭眼夹着尾巴进去。自己这十来年，一直顺风顺水，每到节骨眼上，必有贵人相助，时运大开。莫非此时此刻，又是老天爷给我的机



会？

想到这里，他点点头：“也罢。我也不是那愚顽不化的老古董，既然洋大爷想学，那就学吧。不过咱丑话先说在前头，一些压箱底的玩意儿我是不能授他的。还有，如果他不能遭这个罪，也请回吧。”

小衣眉开眼笑：“这就对了。陈老板，你就捡一些皮毛传他也就是了。我估计这洋鬼子也就是图个一时稀罕，我们主要是和他搭上朋友，日后怎样都好说。”

从这天开始，米斯特便好像长到老陈家，早饭一过，必然到场，开始学戏，晚上挂了夕阳才回家。有时候陈宝铭戏班里事多，米斯特便一个人在院子里练。

中国京剧有两种学法，一是先习昆曲后动皮黄，还有一种是直接学习皮黄，先背词后背腔。陈宝铭也是有意想看这洋鬼子的笑话，初期就传颇有难度的《捉放曹》，又备戒尺一把，如不如意还真就招呼上去。令他吃惊的是，这米斯特是真有个苦工夫，知道自己中国话不行，天天加班加点地练，一个月后，还真就让他唱得有模有样。陈宝铭看得眼热，恍惚回到童年，觉得此人和自己小时候那股子劲头特像，越来越喜爱，把他当成了一家人，让米斯特和家人一起开席吃饭。

这天，米斯特大早就过来了。一进院子，觉得气氛很是怪异，屋里屋外没人，只有一个老仆在扫院子。他就问怎么回事。老仆说，今天三开班和三庆班打擂台，陈老板带着人都去准备了。米斯特哦了一声，自己在院子里唱了一会儿，眼见的中午，兴趣阑珊，感觉没什么意思，再一抬眼，那老仆也没了踪影。此时正值春花烂漫，院子里布满艳花，香气腻人，他就顺着院子一路闻香。走着走着，转到一处宅院，看到两个女佣正在操着大盆洗衣服，两只肥奶吊在身下，随着动作颤个不停。一个娘们身后还背着孩子，小孩吃着手指，眼睛直直地看着米斯特。女人们没注意，自顾自拉着家常，放肆地大笑。

米斯特笑着摇摇头，没有惊动她们，顺着月亮门走进内宅。

刚一进院，就闻得扑鼻的香气，竟置身于一个极精致的小花园中，红梅绿竹，石台假山，布置得独具匠心，经意于不经意之间，大象于具象之中。一时

恍然，如坠世外桃源。这时，只听得内宅有人唱戏，正是《霸王别姬》的虞姬之词，曲调柔腻，音色醉人，“劝君王饮酒听虞歌，解君忧闷舞婆娑……再听军情报如何……”一曲唱罢，字字珠玑，在耳边萦绕不绝，此曲更兼虞姬临死自刎之悲壮神韵，让人欲哭不哭，如饮烈酒醇醪。米斯特半晌做不得声，浑然不知身在何处。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舒了一口气，直要大喊一声好！

就在这时，院门处脚步声响，他赶忙藏在假山后。只听一女佣说道：“小姐，老爷今儿晌午是不能回来了。我们让厨子做好了饭菜，就先吃吧。”

一个女孩的声音：“好。”随后脚步声渐远。

米斯特从假山后探出脑袋，循着声音看，只见东厢房开着窗，窗下坐着个少女。少女稚气未脱，但俊俏可爱，十七八岁，手里拿着一个手掌大小的釉瓶，正拿着毛笔在细细地勾勒图案。米斯特转出假山，几步来到，踟蹰片刻，还是抱起双拳：“小姐好。”

离近了这才看到，这少女穿着粉红的丝绸小袄，裸着双臂，头边垂髻垂下，掩着白皙的脖子，十分可人，用现代话又叫性感，大具东方美女的魅力。米斯特一时看呆了，不禁面红耳赤，心想自己太唐突，十分不绅士，如果这女孩赶自己走可麻烦了。

谁知这女孩完全没有心机，纯得如白玉一般，笑吟吟地问：“你是谁？”

米斯特说：“我叫米斯特，是从英国来的……”还没说完呢，只见那女孩笑着拍手：“你和我爹一样，都有胡子呢。”说着，竟探臂而出，伸手去抚摸米斯特的下巴。米斯特只觉少女的香气扑面，不禁深深吸了一下，就感觉浑身三万六千个毛孔顿张，浑身轻飘飘，如腾云驾雾，身归那世去了。

再次清醒，这才看到女孩正用细腻的小手抚摸着下巴，上半身探出，春光无限。米斯特口水直咽，问道：“你又是谁？”

“我叫陈妙香啊。”

米斯特这才想起，自己常听其他人说到陈宝铭还有个乖女儿，可从来不示人，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大家都暗地里猜测一定是生了个丑八怪，要么就是个怪物，谁知这么漂亮，而且唱功底子这么深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想起北京城的一句老话，丑女禁地家中宝。一定是陈宝铭太珍惜自己女儿了，怕外人糟蹋，才搞出这么一套。米斯特心下恼怒，他最为忌恨别人扼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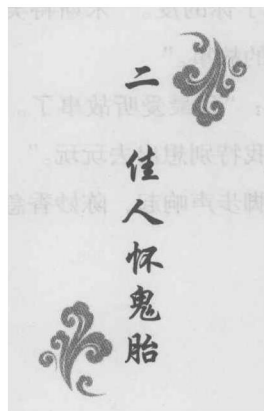
孩子的天性。想到这，不禁胆大包天，手扶窗棂跳进了屋里。

陈妙香也不恼怒，怪有意思地看他，说道：“我爹爹不让我接触外人。他要抓住你，能活扒了你的皮。”米斯特笑道：“那你就不让我被抓呗。我给你讲外面好多有意思的故事。”

陈妙香直拍手：“我最爱听故事了。爹爹……”女孩神色黯然，“……从来就不让我出门，我特别想出去玩玩。”

这时，院门口脚步声响起，陈妙香急忙说道：“你先藏起来。”





陈宝铭和班里一大群角儿、票儿回到家里，大家个个兴奋异常，大声说着打擂台的事，整个北京城都震动了，本来许多人看热闹来了，咱们陈老板从后台出来一个亮相，那就是碰头彩，再一嗓子出去，下面顿时就震了，什么同光十三绝，什么醉八仙，什么谭老板，还是咱们陈老板最厉害。

陈宝铭是厚道人，听着高兴，可还是板下脸来：“一个个都胡说什么。我们学艺的最贵有自知之明，挣来的钱得的名分都是老祖宗赏饭。以后出去再别说贬低别人的话，人不亲艺亲，艺不亲祖师爷还亲呢。行了行了，先吃饭，填饱了肚子，下午还有几场，等晚上咱们再论功行赏。”众人又是一片欢呼。

陈宝铭端着茶水，抿了一口，忽然觉得不对，大大的不对。他眼皮子狂跳，心里咯噔一下，说不清来由地慌乱。他把茶碗放在桌上，唤来老仆问道：“今天谁来了？”老仆照实回答：“米斯特先生来了。”陈宝铭心下稍